



# 跟着古诗赏秋色

## 走马滕王阁

□ 刘立新

宝。最吸引人眼球的是，正前方那幅大型汉白浮雕《时来风送滕王阁》，据介绍是根据明朝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的名篇《马当神风送滕王阁》创作的。

步入第二层，便看到这里聚集的江西自先秦以来的历代名人肖像及部分诗词书画作品，里面有陶渊明、黄庭坚、杨万里等80位名家，他们虽然不全是江西人，但是史料记载，他们建功立业在江西，成家成名在江西，一生辉煌成就在江西，所以江西老表把他们当作自家人。也许是沾了他们的灵气，江西有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誉。

三层、四层……点金描银精巧的雕刻，龙飞凤舞的书法作品，叫人赏心悦目，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滕王阁有什么由来？我心里一直纳闷。友人看出了我的心事。他说，滕王阁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李元婴任南昌都督所建。贞观年间，李元婴封为滕王，他建造的楼阁均以他的封号命名，所以就叫滕王阁。我听完茅塞顿开，不停地点头。

踏上七层，顿觉视野开阔，秋风拂面，心旷神怡。楼下建筑群历历在目，赣江水缓缓流淌，绿树红花尽收眼底。原来这里是登高览胜的最佳处，也是诗人王勃挥笔写作《滕王阁序》之所在。中厅是苏老先生的手书《滕王阁序》，我们不由得驻足徘徊。徜徉其间，耳畔仿佛听到了当年文人墨客一边推杯换盏，一边吟诗答对的热闹场面，仿佛看到了阎都督面

对滔滔赣江水，对酒当歌吟诵《滕王阁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公元663年九月初九重重阳节，阎都督在新落成的滕王阁宴请文人骚客，王勃正好路过，应邀入席。酒酣之际，阎都督起身说：“诸位都是当今名流，请写赋为序，使滕王阁与妙文同垂千古。”话毕，竟无一人动笔。王勃站起身，凭栏远眺，此时正值秋天，秋高气爽，秋水与长天连成一片……沉思片刻，他文思如泉涌，卷起袖口，挥毫即书，一气呵成《滕王阁序》。阎都督端起酒杯情不自禁地大声朗诵起来。当他读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句时，赞曰：“奇才奇才也！”，王勃从此名扬天下，《滕王阁序》也成了千古绝唱！

登上八层，也是最高点（9层是设备层）。只见中间有一个天井，井上方有一个漂亮的旋藻，寓意天圆地方，世间太平。仔细一数，发现旋藻划分为24根曲线，即代表一年24个节气，一天24小时。在题匾上方有“九重天”3字，是指滕王阁共有9层。

今非昔比，滕王阁历经1300多年的风风雨雨，期间兴废交替29次，如今依然屹立于赣江边上，犹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人虽然苍老了，但精神矍铄，雄姿不减。1989年滕王阁主体结构维修后，重焕昔日生机与活力，前来观光者络绎不绝。

滕王阁，我何时再睹你的芳颜？

秋天，是成熟和收获的季节，满眼的田野金黄，满眼的硕果满枝，自古以来就会激发文人咏诗颂词的雅兴，使其酝酿出许多不朽诗篇。那些唐诗中的秋景秋韵，今天读来仍使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回味无穷。

秋天是一个百花凋零、众芳摇落的季节，因而唐诗中不乏萧瑟的意境。如许浑的《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一诗：“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树色随关迥，河声入海遥。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在这里，诗人将眼见的苍苍树色和耳听的汹汹河声描写得绘声绘色，并将红叶、长亭、残云、疏雨、苍树、黄河等进行记述糅合，犹如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了一幅秋日旅行图。而张籍客居洛阳之时，面对萧瑟的秋风，不由得想起家事，作得《秋思》一诗：“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秋风给人带来的肃杀之气，使木叶黄落，百卉凋零。诗人就是借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片断——寄家书时的思想活动和行动细节，异常真切细腻地表达出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思念，也给读者带来了内心的暗示和联想。

不过，在诗人眼中，秋季的风和水也充满了感情，自然也多有吟诵。如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就表现出男子汉的豪迈雄浑：“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美鱼情。”诗人面对浩渺无垠的湖水，想到自己功名未遂，便托物抒怀，曲笔擒旨，将自己希望有人援引入仕从政的心愿寓于浩渺无边、汹涌澎湃的自然景物中。

当然，说到秋天，自然离不开枫叶与菊花。枫叶作为一种可以与花儿相比美的特殊叶子，自然会成为诗人们的最爱。杜牧所做的《山行》一诗，可以说是千古绝唱：“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短短四句，使深秋山林之迷人景色跃然纸上，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片色彩明丽的空阔境界。仔细品味，全诗不只是即兴咏景，还是咏物言志，字里行间透露着诗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寄托，读者可以在阅读中受到鼓舞与激励。而作为秋天节令花卉的菊花，在诗人的笔下也情趣相融，常常有感而发。如李白晚年之时与友人于重阳节饮酒赏菊时，作有一首《重九夕上赋白菊》：“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还似今朝歌席席，白头翁入少年场。”诗人的手法，使读者仿佛看到了满园金黄色菊花中的一簇“孤丛色似霜”的白菊，从而产生了“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意境与感觉，特别是“似霜”的比喻，使白菊的皎洁色彩更加突出与鲜明，流露出作者虽然年老但自己并不觉老的积极心态。

秋本无情而人有情。当我们行走在秋天的旅途时，感受一阵秋风，采摘一片秋叶，吟赏一首秋诗，一定可以体味到蕴含其中的情感，为我们平淡的生活平添一些浪漫的诗意。

□ 袁文良

## 那一曲枫桥夜泊

千般愁绪，万般思绪，在缥缈的钟声余韵里变成了一首诗

里变成了一首诗

暮秋，寒山寺外的梧桐渐被秋霜染黄，巴掌大的叶子瑟缩在秋风里，翩然而下，跌落在寂静的小径。

秋天，自古文人多愁绪。徜徉着斑斓秋景，仿佛看到张继，那素衣紧裹着的瘦削身体，掩饰不住巨大的愁绪。轻舟从长安到姑苏，迢迢的水路，载不动苦闷的落榜。曾经的意气风发、恢宏志向，在公榜刹那，灰飞烟灭，装着那份沉重的失落，他失魂落魄的眼神，跟随一路的秋风吹向江南。

□ 刘福田 江南，丝竹弦歌，画舫舞影，因秋着染的水路，色彩绚烂。两岸的树绿、花红、菊黄交相辉映，搅乱了一江碧水。不时斜拂水面的火红枫叶，寒山寺墙头探出的几朵粉白的花朵，没能吸引住张继。他呆立船头，感受昼夜萦绕在水面的阵阵凉意，触目片片落叶飘落水面的清冷凄迷。心思歌舞升平的背后，或许只有邻水人家贫寒的忧伤。

船穿乌啼桥，他没数清这是经过的第几座桥。小巧的乌啼桥，耸立在运河微微漾动的水面。石栏杆流动，石桥板传声，船打破了水面的圆拱，粼粼的青瓦和灰白的骑墙，都成了背后的风景。船头勾勒出新的那道美丽弧线时，青石板缝隙中的一丛青草和几朵野花，都清晰可见，轻轻摇曳中，似乎也感知秋天的夕阳衰落。

夜幕降临，船行了80多米，悄然停在了枫桥的泊区。枫桥旁的寒山寺，面西朝东，一段黄色的影壁缓缓流淌在运河里。影壁遮掩了寺院的曲径与幽深，遮掩不住庙宇的飞檐斗拱和声声诵经。寺里有两个和尚在修行，一个叫寒山，一个叫正德。两人晨钟暮鼓，毫不懈怠。寺内烟火不因和尚少而清冷，小小的木栅门人山人海，磕头烧香的人满怀着各自的心事。

张继，没走下船舱，他不会为自己的前程，烧上一炷香，卜上一卦。只是一个忧伤的夜晚，一次偶然的夜泊。

那一夜，张继起来又躺下，反反复复，辗转难眠，直到深重的静谧，让他疲惫的身心迷糊睡去。不觉间，寒山寺的钟声，悠远浑厚地响起，惊碎了一河的星辰，扰醒了张继的秋梦。千般愁绪，万般失意，在缥缈的钟声余韵里变成了一首诗。

从此，唐朝少了一个落第的考生，多了一名诗人。中秋小假，我随着涌动的人群走进寒山寺。站在高高的乌啼桥上，俯视青碧碧的水流，揣想游人怀古的思绪。偶尔悠长的钟声响起，声音依旧浑厚有力，穿透了高高的院墙，散落在飘着秋草花香的河面上。

晚上，坐小木船，顺古运河游玩。两岸小桥长廊绚丽，亭台楼阁溢彩，霓虹流光闪烁。一位身穿旗袍的女孩，怀抱琵琶，走进舱内。纤纤素指在细弦上行走，铮铮之音下，是一曲苏州评弹《枫桥夜泊》。吴依软语曲声，船儿荡荡悠悠，游人如坠梦境。穿越时空，那千年前的张继，已在秋风中转身，留下渐行渐远的背影。

## 寻常清梦到丽江

□ 沐墨

“夜清先月午，秋近少岚迷。若得山颜住，芝差手自携”，霜露惊秋丽江，正值清洗灵魂的时刻



在一个域名为云贵高原的地方，有一种风格独特的输入：相忘江湖，老在丽江。明代诗人楼琏有诗云：“摩岁中山标积雪，纳夷流水带金沙。”以玉龙雪山的皎洁为背景，在纳西千年民俗酝酿出的芳香中，一路金沙流水，与那么多的游子依偎，丽江，夙平过多少心灵！

“夜清先月午，秋近少岚迷。若得山颜住，芝差手自携”，霜露惊秋丽江，正值清洗灵魂的时刻。凌晨5点出发去玉龙雪山，进入海拔3000米高度的时候，一片寂冷，明显感觉到骨头的发声。这个时候，喊一句：“天凉好个秋！”似乎很是激爽，在皑皑山脉面前，连帐棚都是明净的。随后，在服务站，羽绒服披身，秋的感觉就瞬间被隐匿了，取而代之的是冷冬的节奏。

乘缆车直上，穿越在时光的苍茫中，去寻回真实的自己。抬头望向天空，星光淡了，云轻如薄纱般在雪山周围移动，原本暗黑的苍苍的底片，渐渐清晰起来。至4600米高度，看见第一缕阳光在极远的暗处喷涌而出，山上的雪如同水银滑流，游荡不羁。在轻微的晕眩之中，眼里出现幻觉般红白相映的色彩，分不清天地山雪，或者无须分辨，我只需努力提醒自己，把一个从导游处听来的神话记在心里——一米阳光。

这是一个关于殉情的凄美故事，其中我听懂了，在爱情激烈的深处，是纳西人向死而生的愿望。玉龙雪山，不愧是一座风尘绝世的倩山。尤其在这个明朗的季节，我从故事里，感受到她凝重里带着纯粹，纯粹中又含有痴情。

在那个母系社会里，人们崇尚爱情和婚姻的自由。当情路受阻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殉情，以表自己对爱的忠贞。“墟里生红药，人家发白泉”，丽江山水景物得天独厚，自古以来是不由分说，也是无以复加的。然而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这首诗中还有一句“儿童皆似古，婚嫁尽如仙”，之于纳西族殉情的传说，与婚姻如仙显然有所出入。不过，唐朝的丽江还是个边陲之镇，大唐之音追到这里难免寂寂，平凡过客看到的只是风景，至于故事，似乎从未被诗歌开启。我想，这便是丽江，任何一种赞美，都多余，她无须诗章，因为她本身就是诗章，纵然生死爱怨，也纯粹清决。有了一身山水痴情，再去逛丽江古城，原有的异乡感渐渐弱。身后，是一段穿越之路，穿过去，找到了前世，走出来，又寻回今生。

穿行在迷离交错的石巷，不必猜测哪个方向会有更绝美的风景，因为任何一处都收藏着丽江遗韵。溪水窗间，巷陌桥头，东巴文字，纳西阿妹，这一切在静秋岁月备显明媚鲜妍。无思无想，只是游逛，坐在一个驼铃店里听风，站在一家木刻铺前闻香，披一身扎染过市，与一个陌生朋

友邂逅，就借那些“活着的象形文字”或安静沉思，或欢快舞蹈，这才是尘世的生活。吃一顿纳西风味的美餐，做一个有驼铃的美梦，在一个闲散的下午，随人群拥挤街边打一个手鼓，唱一首歌，到文艺青年的身边去学画一幅画，再和上一首诗，没有人会因为你的平凡和笨拙而讥笑嘲弄。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是生活的艺术家，以云霓彩霞织衣，与瑟鼓歌舞相伴。

徐霞客曾在《滇游日记》中描述丽江古城“民房群落，瓦屋栉比”，明末古城居民达千余户，可见城镇营建已颇具规模。丽江成为中国古代的古城，她流传不衰的拱桥，砖的叠砌，石的垒筑，纳西族人节日的盛会，耕织雕染，把一座古城的心情表达得含蓄又激情。据说丽江世袭统治者姓木，因此城势布局为木字加框，“困”之故。难怪来这里的人都懒洋洋的，喜欢发呆、犯困，让心灵深沉，隅居一角悲喜随缘。历史上，木府风云并非机缘的契合，丽江纳西名称叫“巩本知”，“巩本”为仓廩，“知”为集市。以其木本巩其城，守其心，延绵千年。

面对如此丽江，我们是否还会追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岁月之于这里，诠释着不同的生命真意。千百年前遗落在这里的美丽，千百年后在这里仍然能够找寻。所有来到这里，客居的，定居的，原居的，都带着各自悲喜的故事，在傲雪的山山下，在流水的桥头上，安然地抛掷过往。

夜临楼阁饮茶，俯瞰丽江夜色，整个古城原色原味地维持着千年的繁华。望着闪烁的万家灯火，众生万物都在这无法辨认纵横交错的密巷小街之中，如河水分流注进无数沟渠，喧嚣着，生机勃勃的活着……不会因为你把她当成“景点”，看罢离开就变得寥落。丽江以她木的本色，替来客收纳灵魂，让生活释放幽香。我想，一座古城，不仅是艺术和情感的范畴，丽江带给人更多的是，每一条街，每一个商铺什物，每一朵花一棵草，每一缕空气的存在，都给人保留了回忆和梦想。她，之所以成为古城之最，心灵之城，在于她以艺术的方式和俗世的温暖告诉人们——这儿，拥有美好的爱和时光的慢。

